

《王有道休妻》

京劇小劇場

傳統京劇《御碑亭》的新編顛覆版

王有道妻孟月華分由青衣、花旦兩位演員同台共飾，劇本分別以

「孟月華（青衣）、孟月華（花旦）標示」

第一場：別家

【王有道、孟月華（青衣）、王有道妹 三人同上】

【三人中顯然老生是主體，動作最大，妻子和妹妹都像附屬品，妻子木然而立，妹妹還稍微有一點活力。三人一起出場，但是不用傳統的「引子、定場詩」，妻妹的身分一律由王有道介紹，發言權掌握在王有道手中。】

王有道：卑人王有道，這是我的妻子、賢妹，家住京城。幼讀詩書，經綸滿腹，早該是國之棟樑，只是不曾應舉。如今又到春闈動、選榜開之時，本當赴考應試，怎奈人丁單薄，我一出門，世人盡知我家中只餘妻子賢妹兩個青春美貌的女子，叫我如何放心得下？為此已然蹉跎多年，眼看年過三十，心中好不煩惱也。

孟月華（青衣）：夫君不必煩惱，你且放心赴試，小妹有為妻照應。

妹：小妹已然長大成人，一切都聽嫂子的，不會四處亂跑的。

孟月華（青衣）：敢問夫君，離家幾日？

王有道：今日、明日、後日，整整三日。

妹：喲！我當是三年五載呢，原來只有三天！

孟月華（青衣）：我姑嫂二人，小心提防，謹守三日，夫君不必憂心，前程要緊。

王有道：如此，你二人聽我吩咐。

姑嫂二人：是。

【妻妹轉身取行囊、披風】

王有道：（唱）

雖然離家時日短，
家中防備要萬全。
門底需記塞棉墊，
麻繩雙絞門栓嚴。
窗櫺隙縫加針線，
提防歹人薰香燃。
娘子青春玉容豔，
這幾日你務必要、柳眉低垂、杏眼半眯、端肅儀容、正心誠意、莫教他人暗垂涎。
切莫倚門將夫盼，
也免得、勾動他——

妹妹：他？他是誰呀？在哪兒啊？

王有道：我若知道，還會這樣憂心嗎？在座諸君，俱都可能是他！

——（接唱）也免得勾動他、陡起春心、色膽包天！
倘若不慎遭劫難，

那時節、那時節，恩愛夫妻不到頭、大限來時....、唉，
女子名節最為先！

【唱這段時，王有道叫妻子用披風外衣當舞蹈工具，表演塞門縫、糊窗戶等身段，王有道一邊唱，妻子一邊就已經把這些交代的事做完了。】

【披風是妻子對王有道的關心，王有道卻拿來當作禁錮的工具】

妹：您這是出門應考，三天就回來，怎麼這麼囉唆啊？

王有道：這叫居安思危、防範未然。

孟月華（青衣）：我二人這三日端坐正堂，正心誠意，時刻提防，請夫君放心登程。

王有道：你們要小心了，我這就去了。

孟月華（青衣）：願夫君此去，文章得意、高中金榜！送夫君！

妹：送哥哥。

王有道：小心了，三日！ 【誇張又緊張的唸「三日」】

【王有道下，孟月華和妹妹誇張的端坐如泥塑木雕，一動也不動，暗燈。第一場結束在泥塑木雕的畫面】

第二場：祭祖

【燈亮時，孟父孟母已經在台上】

孟父：清明時節雨紛紛，

孟母：路上行人欲斷魂；

孟父：人生代代無窮已，

孟母：杯酒年年表寸心。

【二老在家點香祭祖】

孟母：我二老上香已畢，女兒怎麼還不曾回來？

【另一區燈亮，孟月華（青衣）現身，小廝德祿在一旁】

德祿：這不是來了麼？老爺、夫人！

【二老一見女兒，笑逐顏開，疼愛的、卻又不免埋怨】

孟月華（青衣）：參見爹娘。

孟母：怎麼到這般時候才來？祭祖的酒都已獻過三次了。

孟父：回來就好、回來就好，快快上香。

【孟月華上香】

孟母：女婿呢？

孟月華（青衣）：夫君科考去了。

德祿：小姑娘一人在家，姑娘放心不下，不肯離家，我可是費盡了口舌，才把姑娘接回來的。

孟母：啊，老爺，想我孟氏積善之家，為何無有子嗣，百年之後，何人到墳前祭掃？

孟父：夫人每逢上墳歸來，就有許多浮話，難道女婿女兒就不是親人麼？

孟母：我看她只知是王家媳婦，早就忘了自己姓什麼了。

孟月華（青衣）：爹娘但放寬心，女兒自有孝心當盡。

德祿：是啊，就算姑娘不回來，還有我德祿呢，怕什麼？

孟父：哼！

孟月華（青衣）：啊、爹娘，祭祖已畢，女兒要回去了。

孟母：啊？難得回家，飯都未曾吃，就要回去了？

孟父：你母女久未談心，多住上幾日陪伴你母親吧。

孟母：為娘還做了許多你最愛吃的糕餅呢，有那豌豆黃、栗子糕、杏仁奶酪……

孟月華（青衣）（打斷母親的話）：小姑一人在家，女兒實實放心不下。

孟母：喔喔…吃一碗湯圓再走吧，當初我母女二人，最喜一同篩糯米粉、包芝麻餡呢，你爹爹愛吃鮮肉的，我們都喜歡甜的，可還記得？喏、為娘這就去煮。

【孟母挽挽袖子，轉身欲下，孟月華拉住母親，搖搖頭】

孟月華（青衣）（小聲的、不忍心的）：女兒真的要回去了。

【孟月華（花旦）暗上，默默看著「自己」的一切】

孟父：唉，女兒終是外姓，既然留你不住，德祿，去僱轎來，送你姑娘回去罷。

德祿：員外，今日僱不到轎子。

孟父：為何？

德祿：清明佳節，家家上墳。

孟父：也罷，德祿，還是你送姑娘回去罷。

德祿：哦，是了。

孟母（失望的）：不吃了？

【孟月華（青衣）搖頭，回頭看看「自己」：孟月華（花旦）】

德祿：唉喲，肚子疼、疼死我啦。 【德祿下】

孟父：德祿腹內疼痛，不能送你回去，如何是好？

孟月華（青衣）：這…，女兒暫且住下，明日回去就是。

孟母（喜悅）：這才是我的好女兒，待為娘去煮三碗湯圓，我們一家人一同享用。
鮮肉的五個、芝麻的八個……

【孟母笑著邊說邊下，孟月華（青衣和花旦）欲攔阻，孟母已下】

孟月華（青衣）：哎喲，女兒腹內也疼痛起來了，要到後院走動走動。

孟父：怎麼樣了？

孟月華（青衣）：哎喲，疼煞我也。

【出門，回頭望，不忍心的自言自語】

孟月華（青衣）：等夫君回家，女兒就來陪你。

【不捨的，望著父親，又和「自己」（花旦飾演的孟月華）對望，下】

【孟母端一盤三碗上：】

孟母：煮好了，唉呀，心急慌忙，都煮破了，芝麻都流出來了。女兒，當初你最喜歡吃的，就是這偷溜出來、浮在水面的芝麻。【進門】趁熱吃，女兒，月華……

德祿（上）：啓員外、夫人，姑娘開了後花園門，私自去了。

【孟父母一驚、失望的坐下】

孟父孟母：走了？！

【德祿看著不忍心】

德祿：員外，待我去趕她回來。

孟母：好啊，你快去趕她回來，快去。

孟父（怒）：不許去！不許趕她回來，哪個大膽前去趕她回來！德祿，來，一人一碗，吃了下去。

德祿：我不餓，吃不下去。

孟父：吃得下也要吃，吃不下去也要吃，與我拼命的吃！

【第二場畫面結束在三人各捧一碗】

【這一場的孟月華，擺盪在「妻子/責任、女兒/責任以及女子本性」之間，此刻她選擇偏向責任。但下一場遇到挫折、離開家（夫家、娘家）、來到室外亭子時，「女子的本性」逐漸浮現出來】

第三場：亭會

亭子上：

別瞧我長得不起眼，身材雖小，眼界甚寬；有蓋有頂、無窗無門，耳聽四面、眼觀八方。

旅客行人，商道之必經；文人雅士，吟詠之主題。

姻緣巧遇，莫不因我而起；升遷貶謫，又都以我為關卡。

擋不了風、遮得住雨；望得見月、留不住雲。

說我大用，實則無用，若說無用，大凡世人不敢想的、不敢做的，到了我這裡，就都敢想了、敢做了。在這蒼穹宇宙之間，我有這麼一點小貢獻，卻當不得大用場。真所謂：滄海米一粒，人間大場域。

我，御碑亭。

別笑，笑什麼？笑我這小小的亭子，出場的架勢不小是吧？

說我小？上自典籍史書，下至戲文小說，誰都少不了我：

楊玉環、貴妃醉酒、是百花亭，【配身段】

張繼保、天雷劈死、在清風亭；

鳳儀亭、貂蟬曾被呂布戲，

風波亭、岳武穆奇冤、千古傳。

這可都是我的同行前輩，您說，我最羨慕哪位啊？

自然是：一場春夢牡丹亭，多撩人哪？

今當清明時節，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我且在這兒，等著平常不敢胡思亂想的人，上我這兒來作夢！喲，下雨了，還真給氣氛！待我準備起來，客人上們了！

【亭子打掃亭子】

【小生柳生春、孟月華（青衣） 一同唱悶簾倒板】

風雲變幻——**【柳生春、孟月華（青衣）分從 上、下場門同上，同唱：】 只一瞬！**

【二人交互做走兩跑圓場身段，以亭子為核心，繞著跑】

祭祖墳、偏遇著、大雨傾盆。

歸家心急（小生同唱：赴考心急）步履緊，

遍地泥濘、路難行。

荒郊古道、人跡冷，

月黑途遙、陣陣心驚。

尋不著避雨處、天色昏暝——

（亭子接唱：）

十里亭、等的就是你們這些、失路迷途受困人！

【小生和孟月華同時準備進亭子，忽然發現對方，同時衝出亭子，風雨雷電（可用演員擬人化扮演）穿場過！風雷大作，一陣雷電交加，兩人又同時縮回亭子。】

亭子：雷伯伯、電叔叔，來得可真是時候啊！

【兩人走方位，互搬椅子。先面對面，一坐下來發覺正面相對】

亭子：四目相對，看個正著！

【立刻搬開，改為背貼背】

亭子：背對背，可就瞧不見啦！

【一坐下又發覺貼在一起】

亭子：嘿！貼到一塊兒了！

【趕緊拉開往前挪，但亭子太小，挪不開，亭子可以有呼應的身段。搞來搞去，放下椅子，兩人翻水袖轉身，忽然又撞在一起，同時往外衝，又一陣風雨，兩人又回來，同時蹲下來蒙頭縮腳，然後慢慢互相偷看，發覺對方和自己的身段都很可笑，又故做正經的換姿勢。】

亭子：今兒晚上，可真熱鬧啊。

【起初更】

小生、孟月華（青衣）（同唱）：

二人（同唱）：耳聽得、更鼓響、人不見影，

二人（同唱）：這雷雨、又不住、卻待怎生？

孟月華（唱）： 倘此人——

小生（唱）：——倘若我

二人（同唱）：——一起下了、不良之意

二人（同唱）：那時節豈不是喊叫無門？（小生唱：進退無門）

亭子：她怕你是應該的，你【上下打量小生】、你還怕她啊？

小生：我怕的是我啊！【小生不是回答亭子的話，是自言自語內心獨白】

亭子：你怕你自己？

小生：我怕我.....按捺不住哇！

亭子：有意思，今晚有好戲看了。你怕你自己控制不住，那好辦，您就讓自己睡著吧！

小生：三更燈火五更雞，讀書人懸樑刺骨、熬夜熬慣了，睡不著！

【小生從行囊中取出書來，小心的抖落雨水，縮在一角讀書】

亭子：喔，今兒晚上還要熬夜開夜車啊？

孟月華（青衣）：原來是個書呆子！

【警戒心鬆弛了一些】

【孟月華（花旦）上】

【小生翻書，天色太暗，看不見】

小生：天色昏暗，熬夜也熬不成了！**【呆坐一旁】**

孟月華（青衣、花旦）（同唸韻白）：唉，爹爹、母親，女兒好悔呀，方才母親言道，我成婚以來，一心只認自己是王門媳婦，早已忘了月華原是孟家姑娘，今夜坐困於此，真個進退兩難。好冷啊，....芝麻湯圓，久已不嚐此味，那軟糯糯、甜滋滋、滴溜溜、熱呼呼的滋味.....，唉，身上好冷哪！

【二更鼓響】

亭子：二更天了！

小生：才二更，長夜漫漫，窮極無聊，無聊的很！

【小生無聊極了，只好自己找樂子】

（吟）浮生為甚苦奔忙，難得今宵閑快活！

（白）趁今夜無事可做，無書可讀，待我自尋快活吧！**【兩腳放鬆的晃著】** 唔、憑欄聽雨、好不快活人喏！.....什麼快活！

睡又不能睡、動也不能動，僵著個身子在此，快活什麼？還閑快活呢！動也不能動.....天色昏暗，何妨一動？

【轉動脖頸、眼珠，偷偷望向孟月華（青衣）】

【孟月華（青衣、花旦）似有所覺，足尖併得更攏。一動，衣服上髮絲上的雨滴順勢落下，孟月華不覺揮落水珠，立刻又坐直】

小生：咦！憑欄觀雨，果然快活！

亭子：好戲開場了！

小生：（唱）

雨污泥染、難遮掩，

石榴裙下、蹙金蓮。

水冷冷、清淺淺、激濺濺，

透水荷花、春意盎然。

我只知、書中自有玉容豔，

從不曾、與佳人、咫尺相接、摩踵擦肩。

莫非蒼天垂憐念？

真個是、留客雨、送潮風， 雨留客、風送潮， 滴溜溜、疏刺刺，

滴溜、疏刺、 留客、送潮， 這光景、書生情何堪、書生情何堪？

【書生有一點點起了興致，忽然風雨雷電又穿場過，風雷響，一陣雷鳴】

【書生驚醒】

小生：蒼天爺啊，雷神公公，不要嚇我，我不曾動什麼念頭，不曾想什麼呀，我...

我只不過眼珠了轉了一圈！

【接下來小生就收斂了，端坐看書，雖然什麼也看不見】

孟月華（青衣）（驚嚇的白）（韻白）：有人偷窺！

孟月華（花旦）（興奮的白）（京白）：有人偷窺！

孟月華（青衣）（緊張的、按住興奮站起身的花旦、韻白）：

眼觀鼻、鼻觀心，正心誠意，無動於衷！

孟月華（花旦）（努力克制的、韻白）：喔、無動於衷.....

亭子：我這兒無窗無門、四面透風——

孟月華（花旦）（興奮的京白）：正好，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三更鼓響】

亭子（唱）：

三更三點正好眠，風雨連宵鬧喧喧！
難得浮生一夜閑，思緒且隨雨絲旋。

孟月華（花旦）：（接唱）

到三更、他那裡、才有動靜，
昏沈中、靈光乍現（夾白：是他！）是他雙眸眼底、湧起波瀾。
原以為、書蠹呆、志誠漢，
原以為、今夜晚、要伴風伴雨、枯坐一宵寒。
他以為、暗偷窺、鬼神不曉，
又誰知、他眼波才動、我心怦然。
看起來、天下竟無真男子，

【孟月華（青衣、花旦）搖搖頭，抽離出劇情，以旁觀者身份「欣賞」小生對自己的偷窺】

孟月華（花旦）一下子就警覺了（韻白）：唉呀呀，我怎麼置身事外了哇？他偷
 窺我，我、我該怎樣...？我該.....

孟月華（青衣）（韻白）：驚恐啊！

孟月華（花旦）（韻白）：是啊，該驚恐才是啊！

【孟月華（花旦）努力做驚恐狀，竟發覺自己驚恐不起來。莞爾一笑，接唱】
：

竟只有、七分驚恐、兩分窘迫，唉呀呀，另一分怎是這嬌怯怯、羞答
答，還有一丁點兒的喜孜孜、情態纏綿，說不出的滋味在心間、在呀
嘛在心間！

亭子：我以為是小生戲，原來旦角兒的戲份重！

孟月華（青衣、花旦）（同唱）：

從不曾、被他人、這般的、細讀細看，
頓覺得、從上到下、由裡到外、無所遁形天地間、天地間。
這般滋味、也曾有，
新婚夜、洞房中、紅燭雙燃。
夜闌更深客歸去，
二人並肩坐床檐。
他不動、我不言，

靜聽樓頭更鼓傳。
隔蓋頭、影暈暈、昏紅一片，
分明覺、靈光閃、是他眼角餘光將我瞥、一雙眸子情意傳。
幾分兒驚恐、又幾分羞怯靦腆，
止不住、顫巍巍、又有些兒醺醺然。

【這段回憶的唱白，可以配合飾演王有道的老生演員出場搭配身段畫面，不掛髯口，年輕扮相，表演兩個人並肩坐、相互偷窺】

亭子（看王有道）（白）：沒想到，摘下髯子，竟是這般多情模樣。
歲月如梭、年輪磨人哪！

孟月華（青衣、花旦兩人同唸韻白）：
十年來、夫妻樂、齊眉舉案，
詩禮傳家、福壽延。
時常的、作針黹、夜讀相伴，
青燈下、他目不轉睛、緊盯著、詩云子曰、從不曾偷覷我一眼、
窺我一番！
只說是、書中自有玉容豔，
我倒也、甘之如飴、一派安然。
又誰知、今夜晚、蒼天弄險，
離深閨、到長亭、竟與他、對坐在這天地風雨間。

（青衣韻白、花旦京白、兩人同唸）：
止不住、轉腰肢、身軀舒展，
雨珠兒、順髮絲、滴落裙衫。
滴溜溜、疏刺刺，雨串珠、珠連線，
牽牽綿綿、蕩雨迎風任流連、任流連！

【孟月華嫵媚的揮雨，花旦如孔雀開屏式的盡情展示自己的美麗，青衣緊張羞怯卻仍抖抖縮縮的露出嫵媚姿態。】

【青衣原來代表性格中壓抑的一面，此刻已經因為花旦的挑逗（其實是自己的挑逗）而漸漸也想向外伸張了。】

【亭子和小生一同欣賞】

【亭子陶醉、小生驚恐】

亭子（讚嘆的、陶醉的）：我做了幾百年亭子，竟還不知道，揮雨的姿態是這般

的撩人！女人家如此風情，從不會在外人面前展示；不過、話說回來，如此風情，一旦展示，最怕的就是沒被外人瞧見！又怕人看、又怕人不看，那有多難哪？所以啊，「偷窺」這行為，絕對有其存在之必要！

【四更鼓】

亭子：糟糕，四更天了，偷窺也窺不了幾眼啦。

小生：(唱)

我這裡、只不過、眼波一動，
她那裡、竟好似、回應有門。
一剎時、只覺得、心驚意恐，
應考之人要志誠。

孟月華：(唱)

雨未止、風未靜，
焚香祝禱謝神明！

【花旦雖然也唱出了這句，但當她聽到青衣同時也唱出一樣的意思時，不禁嚇了一跳，回頭看著自己】

小生：(唱)

一宵驚魂何時定
長夜漫漫困煞人！

孟月華（青衣、花旦）：

倘若他問我的名或姓，

孟月華（青衣）獨唱：

要用假來還是真？

孟月華（花旦）【看著自己、不敢相信的】獨唱：

這言語、竟出唇
霎時叫我、也暗心驚！

亭子（接唱）：

一心從來能貳用
時有交鋒時相融。

小生（接唱）：

十年寒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就看明辰。

滿台齊唱（表情各不同）：

古聖先賢有教訓，

暗室欺心罪不輕。。。。

【五更鼓響】

亭子：暗潮洶湧，竟不知東方之既白。光陰似箭，雨停了，天也亮了，什麼也沒有發生！

小生：一夜無事，待我即刻趕考要緊。

【下】

孟月華（青衣）（失望卻又不願表現出來、韻白）：一夜無事，回家去吧。

孟月華（花旦）（明顯的失望、韻白）：一夜無事，回家去吧。

【準備下場，又回身看亭子：】

孟月華（青衣、花旦）（同韻白）：御碑亭！

亭子：叫我啊？【看孟月華臉上的神情】 從今往後，這絲神秘的喜悅，將永遠印在您心上！

第四場：休妻

【王有道急上】

王有道：三場已畢，文章得意。心念妻妹，健步如飛。

【來到門口，本來準備即刻伸手扣門，臨時又縮手，從外面檢查門窗，很滿意的說：】

王有道：嗯，不錯，門底塞棉墊，窗櫺密糊嚴。不錯、不錯。開門、開門來！

妹（上）：是個男的？

王有道：娘子、小妹，開們哪！

妹：喔，是哥哥回來了，哥哥你可回來了。

【開門開不開】

王有道：怎麼還不開門？快著些。

妹：別忙，等我把這些著東西抽掉。

【妹先把門底的棉墊抽掉，門拴上的麻繩解開。用虛擬動作，不必用道具。】

王有道：怎麼把自己堵死在裡面了？

【門一打開，王有道一把扶住妹妹，誇張的上下打量】

王有道（放心的）：唔，別來無恙！你家嫂嫂呢？

妹：嫂子她還在睡哪。

王有道：白日晝寢？

妹：嫂子這幾天可累著了。

王有道：啊？她都做了些什麼？

妹：這可得從您出門趕考那天說起。

王有道：快快講來！

妹：別忙啊，我們這兒不就說了嗎？

【急三鎗曲牌，配身段】

王有道：這做什麼？

妹：這是我們京劇的曲牌子「急三鎗」，場面一吹，我這麼一比劃，就表示「話說從頭」，台底下觀眾就都明白了！

王有道（對台下觀眾白）：諸位，你們都明白了嗎？

觀眾（白）：明白！

王有道：你們都明白了？呵呵，我還是不得明白。

妹：不明白？好，文武場先生老師們，再來一遍！

【急三鎗曲牌，配身段】

【王有道觀看，非常焦慮】

王有道：你嫂嫂回來的時候，是怎樣的神情？

妹：您問嫂子回家的時候啊？

【急三鎗曲牌：這段急三鎗尺寸放慢，不用嗩吶，改用笛子】

【孟月華（青衣、花旦）上，轉身回眸，神秘的一笑，定格數秒鐘】

【王有道和妹妹都在另一個空間裡看她“笑”】

【然後妹妹走進光圈，表演嫂嫂回家的那一段戲，王有道在另一個空間裡，又像在看在聽，又像躲開不敢看，自己瞎疑心。】

妹：嫂子，衣裳都濕了，快換下來吧！

【妹妹急著幫嫂子換衣服，孟月華（青衣、花旦）不慌不忙，好像還沒有從另一個時空回過神來，搖搖頭，不要妹幫忙換，自己慢慢的、一縷一縷的把髮絲上的水掠下，慢慢的把衣袖上的水擰乾，一點一滴的欲甩不用】

孟月華（花旦）自言自語（韻白）：今宵奇險事，點滴在心頭。

孟月華（青衣）自言自語（韻白）：只怨五更短、風雨逕自收。

【妹莫名其妙】

【孟月華有點得意的拉過妹妹，附在耳邊說了一句悄悄話】

妹（驚）：啊？就你們倆？

孟月華（青衣、花旦）：嗯！不曾發生什麼！【孟月華口吻慢條斯理，要一點崑曲的味道，先是有一點得意】

妹：不曾發生什麼？

孟月華（青衣、花旦）：什麼都不曾發生。【孟月華的口氣弱了下來，像是有點失望。】

妹：什麼都不曾發生？

孟月華（青衣、花旦）：我不曾讓他發生什麼。

妹：我不曾讓他發生什麼？ 嫂子，這「不曾發生什麼」跟「什麼都不曾發生」跟「不曾讓他發生什麼」有什麼不一樣啊？

【孟月華不必回答。以「神秘的喜悅」的姿態停格】

【王有道在光圈外，像是自思自想，又像是聽到了這段對白，突然爆發起來】

王有道：竟然發生此事？！

【妹過來，要安慰哥哥，被王有道揮手下】

王有道：

倘若什麼都無有發生，她為何要強調這「不曾發生」？想是已然發生，她才要用這「不曾發生」來強做辯白，還說什麼「不讓他發生」....，喔、「他」？！我就料定會有個「他」！ 會發生個「他」！ 若是無有「他」？她又怎會發生小妹說的那付樣兒？她那個樣兒，喜孜孜、羞怯怯、甜糯糯，還、還...這麼...「神秘的一笑」！ 【王有道無意識的學著神秘的一笑】

唉呀天哪！想我王有道，讀聖賢書，只知齊家、治國、平天下，如今離家三日，就遭此家變，家既不得齊，還談什麼治國安邦平天下？這夫妻情份，看來是難以為繼的了！孟月華呀、妻呀，我實實不想休妳，卻又實實不得不休，夫妻本是同林鳥，一朝生變各分飛，想此事、見不得人、又說不出口，只有悄悄寫封休書，從今以後，妳過妳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這十載夫妻恩情，只有來生...【抽泣】..再續的....【哭】...了...哇.....！

【王有道真的動容哭泣，接唱：】

王有道提筆淚難忍，

難捨夫妻結髮情。

實指望同偕直到老，

誰知半途風波生。

御碑亭男女共躲雨

其中必有曖昧情。

從此休妻任改姓，

割斷絲蘿兩離分。

寫罷休書畫押印——

【想到如何交休書，王有道還是很顧念妻子的感受，密密封好】
不可當面傷她心。

妹：嫂子，哥哥回來啦。

孟月華（青衣）：喔，夫君回來了，【神秘喜悅消失，回到正常節奏，整衣衫進房，花旦隱退】夫君在哪裡？

王有道：唉呀妻啊！方才卑人回家路上，遇見德祿，奔走匆忙，要來接你回去。原來前晚你不辭而別，二老氣急攻心、傷心過甚，雙雙病倒在床，眼見得奄奄一息。我命德祿先回去照應，我這就僱車送妳回去，妳快快登程吧！

孟月華（青衣）：女兒不孝，氣壞爹娘，喂呀！

【車夫上】 【妹下、準備取嫂子披風】

王有道：車輛備好，快快上車吧。

孟月華（青衣）：夫君你？

王有道：小妹一人在家，待我安頓安頓，隨後就到。這有我親筆書信一封，帶與二老，快快登程要緊！

【孟月華（青衣）慌慌張張接了書信被推上車，又想回頭，又急著回家，慌忙哭下。】

【妹送上披風，來不及了，王有道接過披風，左看看、右看看，看看披風，摸著妻子的體溫，用披風撫著自己的臉】

王有道：人去樓空、深情一旦拋，唉，妻啊【哭】……噯！綱紀倫常、豈可輕廢？休書，大丈夫之所當為！……【又轉為哭】妻……

【真情的、寂寞的、裹上妻子的披風，哭。畫面結束在他孤寂的身影】

【妹妹可以在送披風後就先下，也可以留在台上看著哥哥怪異的舉動】

第五場 金榜樂

【亭子、孟月華與車夫、報祿的，「撲燈蛾」三叉花】

報祿的：報報報、喜來到

東村報罷西村到

十年寒窗無人問

一舉成名看今朝！

孟月華（青衣）【車夫引路】：

悔悔悔、悔萬分
心急如焚把家奔
女子不能把孝盡
活在世間枉為人！

亭子【出現在高台】：

天地一戲場，
看棚幾多層。
生旦淨丑穿梭過，
榮辱升沉似轉輪；
悲歡離合只一瞬，
喜怒哀樂彈指中、彈指中！

四進士（包括王有道、柳生春。插花披紅由報祿的引上）（白）：

瓊林宴罷長街上
插花披紅步康莊
一日看盡長安花
春風得意馬蹄忙

亭子：長安花 洛陽花
笑看一回又一春
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人不同！

孟月華（青衣）【車夫引路】：

只為無端心浮動
招來家門病患生
天若有靈從我願
千災萬危降我身！千災萬危降我身！

【三組人馬唸「撲燈蛾」跑三叉花】

【亭子、孟月華退】

【報祿的和四進士轉場引老相爺上】

四進士：有請恩師大人！

老相爺上（念引子）：皇恩浩蕩，知貢舉，桃李門牆。

四進士：恩師請上，門生等參拜。

老相爺：只行常禮吧。不知哪位是柳賢契？

小生：門生柳生春。

老相爺：柳賢契，你平生可有暗積陰德之事，可告我知。

小生：門生德薄才庸，平生雖無虧心之事，卻也無有陰功德行，可為旌表。

老相爺：實不相瞞，賢契應試的文章麼，老夫看了兩行，便評為下品，拋擲一旁，棄置不用；不想，此時一陣春風，撲面而來，竟將你的試卷又吹回桌案上面來了，喏，就是這樣，端端正正、不偏不倚的鋪在正中央。老夫以為眼花，盯著看了好幾眼，一些兒都不錯啊，正是這篇下品的文章啊，怎麼又回來了？老夫提起筆來，又在上，批上一個「下」字，拋擲在旁，不想，此時轟隆隆一陣春雷，老夫急忙起身關緊窗戶，轉身入座之時，啊？怎麼這篇「下下」文章又回來了？就這樣來來回回，三番兩次、兩次三番，老夫當下心頭一跳，不對！其中必有蹊蹺，此人必是積善之家，祖上有德，日行一善、積了陰德，才有春風、春雷、春雨、春花，暗中相助，日後必為國家棟梁。故爾將賢契題為榜尾，今日你我師生相見，倒要當面問上一問，啊賢契，你到底做了多少陰功？積了多少德行？今日才能耀祖光宗？

小生：門生自思別無善行，只是自幼尊奉「太上感應篇」，道「萬惡淫為首」。因應試之先，曾去上墳，在這城外御碑亭避雨。有一婦人與我同在亭內，我欲外避，怎奈大雨傾盆，只得共處一亭。二人雖共一宵，並未交言。此事未知可是陰功德行否？

老相爺：暗室之中，不欺名節，這陰功大矣。

其他二進士：積善深矣！

老相爺：賢契可稱君子也。

其他二進士：堪為表率！

王有道：啊，年兄，你可知那婦人姓氏否？

小生：我目不轉睛，盯著自己足尖，只在一瞥之間，知她是個女的，連尊容都未曾看見，遑論姓氏？

王有道：此話當真？

小生：瞞得過年兄，也瞞不過天地鬼神！

其他二進士：是啊，積善之家，無有假話！

王有道（誇張的叫起）：唉呀，老恩師啊！

老相爺（嚇了一跳）：怎麼樣了？

王有道（誇張的叫起並抱住小生）：唉呀，柳年兄啊？

小生（嚇了一跳）：要做什麼？

王有道：你可知那婦人她——

老相爺、柳春生：她——

王有道：她——

老相爺、柳春生：她——

王有道：她——是那個？

小生：她是那個？

王有道：她她……就是賤內。

老相爺：好哇，如此賢德烈女，卻也難得。

三進士：也是年兄積善積德之果報也。

王有道（誇張的叫起）：唉呀，老恩師啊！

老相爺（嚇了一跳）：又怎麼樣了？

王有道（誇張的叫起並抱住小生）：唉呀，柳年兄啊？

小生（嚇了一跳）：又做什麼？

王有道：你可知門生將她……

老相爺、柳春生：將她——

王有道：將她——

老相爺、柳春生：怎麼樣？

王有道：唉，休棄了！

老相爺：唉呀，賢契！

王有道：唉呀老相爺！

老相爺：你你你……真真差矣！如此烈女，竟將他休棄，豈不令人鼻酸。就該急速將她迎回。

三進士：年兄得意之時，豈可辜負糟糠？待弟等陪同，一起前往迎接令正，負荆請罪。門生等告辭了。

【王有道和三進士下】

老相爺：正是：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當先。

【老相爺下】

【孟月華（青衣）與車伕駕車上，跑圓場。一陣快跑後，車輪旗飛了出去，孟月華（青衣）屁股坐子】

車伕：得，爆胎了！誰叫妳催得這麼急啊？摔著了沒有啊？我去修車，妳就在這歇會兒吧，這兒正好有座亭子！

亭子：我，又來了。

車伕：就在這兒坐會兒，修好了我就回來！【下】

亭子：對了，就在我這兒歇會兒吧。

孟月華（青衣）：御碑亭！

【孟月華（青衣）坐進御碑亭，孟月華（花旦）上，摸摸那一晚的椅子，似要露出神秘的笑容了，但忽然哭起來：「喂呀、爹娘啊！」接下來和青衣動作一致】

報祿的（白）：新科進士遊街，鳴鑼開道，喝采歡騰！

【報祿的引導三進士遊街（同時也是往孟家方向）】

進士：一日看盡長安花

春風得意馬蹄忙

【進士繞場、去往孟家】

亭子： 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

孟月華（青衣、花旦）【看遊街隊伍】： 夫君未曾高中！

亭子：人生嘛，不就是這回事？有那得意的，也有那失意的；有那往上提
升的，也有向下沉淪的。升降起伏、交互輪替，不就是這麼回事嘛？

進士： 一日看盡長安花

春風得意馬蹄忙

【進士下、去往孟家】

報祿的：好ㄟ，你們騎馬，就我一個人兩條腿走道！

【看見車夫，上車，車子發動】

報祿的：不是爆胎了嗎？怎麼又能動啦？

車夫：有錢就能發動，閒人閃開，老爺車來囉！

【報祿的、車夫下】

【孟月華先看遊街隊伍，後來掏出書信，疑惑一下，拆信、讀信，發抖哭泣！先
是想回家解釋清楚，又轉身想回娘家，往來折回，最後的情緒落在「自責」：】

孟月華（青衣）：我不過一念之間，稍有不正，怎麼竟被夫君看破，難道天地鬼
神，竟如此鑒察入微？

【花旦此刻也驚慌自責，所以和青衣表情動作一致，但沒有語言，悄然隱退的樣
子】

【孟月華（青衣）撲在亭子上哭泣，轉而埋怨亭子】

孟月華（青衣）（白）：都怪你，都是你這亭子不好，那裡不好轟？偏偏轟在這裡？
讓我遇見了他，都怪你……

亭子：該怪誰啊？妳怪她？她怪妳？怎麼都怪起我來了？看起來我要是不亮出字
號，妳還不知道我的底細呢！話說三百年前，也是一場大雨啊！

【風雨雷電上，穿場過】

亭子：一男一女在我這兒避雨，兩人背對背坐了一整夜，動都沒動一下，可是，
那女子回得家去，竟也跟你一樣被休棄了！這事兒還有人演成了戲
呢，那個女的…不，男的、喔、女的、男的、女的…那個專演女
的男的，叫梅蘭芳，演得真傳神哪，可比妳端莊，所以感動了聖
上，在我這兒御筆親題碑文一篇，我這御碑亭三個字可不是浪得虛

名啊！

孟月華（青衣）：都怨我自己不好，擲的什麼雨水？扭的什麼衣衫？未能像前人一般端莊持重，才落得被夫休棄，是我自己不好【說「自己」卻指向花旦】，喂呀！

孟月華（青衣）：只怨我、心動情迷、大德觸犯，
才落得、遭休棄、徘徊路邊。

孟月華（花旦）：我只道、心動情迷、大德觸犯
她心未動、情未亂、境遇也一般。【指梅蘭芳】

孟月華（青衣、花旦）（同唱）：悵望三百年——

孟月華（花旦）：男兒總一般！

孟月華（青衣）：欲分辨、從何辯？

孟月華（花旦）：荒謬事、何需辯？

孟月華（青衣）：如何辯？

孟月華（花旦）（同唱）：何需辯？

孟月華（青衣）（唱）：悔只悔、意志未堅。

孟月華（花旦）（唱）：悔只悔、悔方才、不該有一私悔意上心田！

孟月華（青衣）（唱）：嘆夫君、情到深處多疑患，
寫休書，他定是、萬般無奈、不得不然。

孟月華（花旦）（唱）：他自詡是、情懷激烈、壯士斷腕，
依我看膽小怯懦愚昧魯莽、可笑可鄙復可憐！

孟月華（青衣）（同唱）：可嘆可憐！

孟月華（花旦）（同唱）：可笑可憐！

孟月華（青衣）：淚濕衣衫，

孟月華（花旦）：欲哭無淚，

孟月華（青衣、花旦）（同唱）：徬徨、徘徊、躊躇、難斷——

【王有道獨自騎馬上，在準備迎接夫人的路上】

王有道、孟月華（青衣、花旦）（三人同）：徬徨徘徊、躊躇難斷

王有道：我才是、欲辯從何辯、欲辯無言、欲辯難言！

亭子：男主角也朝我這兒過來了，待我上前瞧瞧去！

【孟月華（青衣、花旦）一同坐進亭子裡】

王有道：王有道啊王有道，真真的無有道理啊！如此莽撞、如何收場？唉，此番前去，總要備妥幾套說詞，只是，賠禮認錯的文章，經書上一概無有，我從未讀過哇！唉，書到用時方恨少，我好悔也！

王有道：（唱）

應考時、下筆有神、文不加點，
待認罪、搜索枯腸、也湊不出、片語隻言。
似這等、莽撞事、古無明訓、少典範，

（王有道哇）這是你、自創自編、還要自己收場、自己圓。
（行絃夾白：）經書無有，稗官野史、村野戲文之中，或有可參閱之處。

（低頭思索）

（接唱：）有了！

秋胡離家投軍去，
歸來時、桑園調戲自己妻。
貞烈女、一哭二鬧三上吊、烈烈轟轟、把陣勢擺起，
只消得、男兒一跪、就破涕為笑、化險為夷。

【王有道自思自忖、臨摹表演時，亭子可以虛擬搭配身段】

王有道：是了，我就學那秋胡，屈膝一跪，管教她頃刻之間、不哭不鬧、服服貼貼。我就是這個主意……. 唉呀，比不得！那秋胡離家一十八年，歸來竟然調戲自己妻子，我王有道行得正、坐得端，為何要學他一跪？比不得、比不得，男兒膝下有黃金哪，比不得……有了！

（王有道接唱：）

梆聲一響精神振
滿城爭唱、王月英棒打程咬金。

【接演河南梆子「王月英棒打程咬金」棒打片段】

【王有道自思自忖、臨摹表演時，亭子可以虛擬搭配身段】

王有道：王月英棒打程咬金，河南梆子王海玲的拿手好戲，做丈夫的讓妻子打上幾下，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等我見了我妻，就讓她兩拳，消消氣，不就無事了？我就是這個主意……. 唉呀，比不得！程咬金強搶民女為妾，我王有道不過犯了些疑心病，何至於討打？比不得…….，看來只有央求岳父岳母，從中勸解，或可覓得轉機，就是這個主意，攢路者！

【亭子引王有道跑圓場、到御碑亭，見到孟月華】

王有道：糟了，岳母大人還未曾搬請，竟先在此處與我妻相遇，這…我單槍匹馬，如何請罪？總不能溜了過去，唉，只得將頭皮硬起，上前賠禮。
啊，娘子！

【孟月華（青衣、花旦）不敢相信，愣了一下】

王有道：賢妻！

孟月華（青衣）：夫君，是你你…在叫我？

王有道（尷尬的）：是啊，我來了！

孟月華（青衣）【驚喜，本來以為自己錯了才被休，不想夫君竟回頭接納她】：夫君，你要原諒為妻！我實實無有做出什麼呀！

亭子：是他向你賠禮！妳別沉不住氣啊！

王有道（又驚訝又尷尬）：這是什麼話呀？是我對不起你，怎說要我原諒？

孟月華（青衣）：是為妻對不起夫君！為妻不夠心正意誠，瞞不過天地神明！

王有道（一聽天地鬼神、王有道更加尷尬）：你不要嘲弄我了，你要我怎樣賠禮呀？

孟月華（青衣）：是為妻之過，怎麼說出賠禮二字？

王有道：不要為難我了，你就明說了吧，我、我不好受啊。

孟月華（青衣）（白）：我也不好受啊。

王有道：你到底要我怎樣？【意思是：要我像秋胡還是程咬金？求饒還是下跪？】

孟月華（青衣）：什麼怎樣？

王有道：快直說了吧，我都演練過了。

孟月華（青衣）：什麼哇？

王有道：你要我怎樣？

孟月華（青衣）（白）：我要你怎樣？

王有道：直說吧！

亭子：學秋胡下跪、還是像程咬金一樣挨揍，妳就直說吧！

孟月華（青衣）：我要你…我只想要你、好好的看上我一眼。

王有道：啊？這是那一套劇本裡的呀？我未曾演練啊？

【孟月華（花旦）看到「自己」這麼輕易的接受道歉，驚訝失望】

孟月華（花旦）：

竟這般雲淡風輕、風輕雲淡？

爭賠罪、恐落後、破涕雙雙轉笑顏。

鑼未敲、鼓未響、戲竟已闌，

這收場、怎入了窠白大團圓？

【三位進士接孟月華的父母、德祿同上】

三進士：大團圓、大團圓，金榜樂、大團圓，哈哈，太老爺、太夫人接來了！

【孟月華迎向母親，看母親身體健康，驚喜又疑惑】

孟母：

好個孟家小姐，嫁入王門，就不要爹娘了，妳在家的時節，母女一同做針黹、話家常，長到一十七歲，每日還吵著要為娘與你梳髮髻呢，今日桂花油、明日抹香精，與妳訂親的時節，妳還哭著鬧著說要不願離娘身邊，怎麼，出了嫁的女兒，連回娘家陪娘住一夜都不肯了？竟然從後花園私自逃走，我親手做了你最愛吃的豌豆黃、栗子糕，都不曾嘗上一口，害為娘昨日獨自一人吃下了兩大盤，我是吃一口、罵一聲，罵你這不孝的、唉、乖女兒！
【母女抱頭痛哭】

德祿：連我也被迫吃了好幾碗湯圓！

孟月華（青衣）：女兒對不起爹娘！

王有道：怎麼要賠禮的在這裡呀？ 啊，岳母大人，小婿今科高中，特送來官誥，與夫人岳父岳母穿戴。

孟父（哄著孟： 夫人，賢婿高中，也是女兒相夫有成、治家有功，不必啼哭，快快穿戴起來吧。）

【二老穿戴、孟月華（青衣）穿戴】

孟月華（花旦）（京白）：怎麼竟是如此？如此輕易的、草草收場？

：（唱）心不甘、情不願，

欲分辨、已無言。

此身已收他一揖禮，

一顆心、何去何從實茫然。

我待要——我待削髮入山、青燈伴！

亭子（夾白）：有那麼嚴重嗎？

或則是、天涯走遠、孤雁展翅自翩翹！

亭子（夾白）：柴米油鹽醬醋茶，人生可是要過日子的，沒有一技之長，走得了、飛得動嗎？

既然是天涯難走遠，

再入戲、再入戲、做續篇！

亭子（夾白）：對了，這個「他」有大半天沒戲了，你瞧！他正在看妳！

小生： 啊，王年嫂！

孟月華（花旦）（猛的一驚、直覺反應、脫口而出）： 有人偷窺！

亭子： 這回不是偷窺，是正大光明的見禮，快回禮啊！

【此時孟月華（青衣）正穿戴好】

孟月華（青衣）（羞驚）： 不敢，還禮。

亭子：四目交會、天搖地撼！

孟月華（花旦）【自己都不敢相信、很惆悵的、接唱】：

卻怎的不搖不撼？
怎不覺靈光又現？
竟無有迴波千旋？
這情懷何處尋？待追尋、竟已遠！
情懷不再、我心悵然！

亭子：別自顧自的惆悵，是他撩撥了妳，妳就再入戲、續前篇、追尋他！

孟月華（花旦）【搖搖頭，很理智的、很惆悵的】：

：他？他與我、我與他、有何相干？

（接唱：）

天涯陌路擦身過，
聚散離合盡偶然；
亭中會、雨裡緣、一宵幻，
雨霽雲收兩無干。
非關情緣、再續無端，
與他何干、與他何干？

亭子：

古人說：「萬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你們這事倒妙，人家還沒情挑，你這兒就先情動；你這兒也不過動了一下，他（指王有道）那兒就先絕了情。情挑、情動、絕情，無端鬧了一場，這廂才罷，那廂又無端興起情緣一段：【緊接著下面的對話，指妹妹的情緣】

王有道： 啊，柳年兄可曾婚配？

小生： 還不曾婚配。

王有道： 我有一妹，不知可有福份與年兄永結絲蘿，不知尊意如何？

小生： 小弟怎敢高攀。

王有道： 不必過謙，就煩二位為媒。

亭子：我不是一出場就說了嗎？姻緣巧遇，莫不因我而起；升遷貶謫，又都以我為關卡。

【老相爺上】

老相爺：老夫已將此事奏明萬歲，萬歲御筆親賜題文一篇，敕封此亭為「君子」，名為「御碑君子亭」！

亭子： 我這兒又有了新名字了，DOUBLE 的封號！

王有道：萬歲萬萬歲！且喜雙喜臨門，今日即是黃道吉日，正好花燭，二位年兄代做贊禮。

亭子：吹打起來！正是：

【妹妹穿戴上】

眾人：金榜樂、大團圓

亭子：御筆題刻又一篇

孟月華（青衣）：百年哀樂寸心知，

孟月華（花旦）：自擁香衾聽雨眠！

亭子：

好個「寸心知、聽雨眠」。擋不了風、遮得住雨；望得見月、留不住雲。在這蒼穹宇宙之間，我有這麼一點小貢獻，卻當不得大用場。真所謂：滄海米一粒，人間大場域；隔窗聽雨眠，難忘御碑亭。

【孟月華（花旦）抽離出來，默默靠在御碑亭外欄杆上，甜蜜而惆悵的聽雨、揮落雨水】

【同時，行過夫妻交拜禮的妹妹，獨自抽離出來，也坐進御碑亭。】

孟月華（花旦）：

【像是自言自語，又像回憶那個甜美的夜晚，卻帶有幾分惆悵失落，因為一切希望期待都沒有了】

（吟）：

滴溜溜、疏刺刺，

水泠泠、清淺淺，

獨自聽雨晚春天，聽雨晚春天……

劇 終